



經問

泰山先生手澤本

2144
1



明仁12
2/44
1-6

西河合集

孝經問目

卷全

孝經非偽書

劉炫無偽造孝經事

朱氏分經傳無據

孝經言孝不是效

閒居侍坐

今文古文無二本

孝經分章所始

經不宜刪

朱氏吳氏刪經無優劣

朱氏極論攷文之弊



孝經問目

西河合集序目

孝經問卷一

周禮問卷二

大學問卷一

明堂問卷一

學校問卷一

郊社禘祫問卷一

經問十八卷
補三卷

蠡吾李塉曰此先生說經之餘錄也先生自言曰學聖之功宜行不宜說惟經義是非極須論辨每思建

孝經諸問序目



講堂集諸生有學者朔望議羣經得失而歷求其人不可得遂爾中止此祇就及門所問偶然入記者登之于錄搆初謁先生時質難頗多以左右無都講皆未嘗入記祇桐鄉錢丙有僞周禮八條之問則搆引其說而先生之嗣子記之今經問二卷中所載是也若其他則學人避席日數千百言響盡已耳仁和汪祭酒嘗作書答人謂西河論經終日不見有紬理似乎鄭玄杜預孔穎達賈公彥輩皆有羸有紬而西河隨問隨答無是焉甬東仇編修語人予聽人談義衆矣惟西河相對胸貯萬卷書若江河之瀉瀾汎滿前旁攬曲證皆滴滴有源委然且縝密精細剖微塵而析毫末使聽者神驚氣索而不可已吾無以名之矣會稽陶副使曾以喪禮問先生歸告其族謂西河丁年出門垂老歸里縱幼善讀書亦不過七八年中事耳近聞其寓會城並無書本卽借閱他所亦定當有限乃聆其諸論一似有成書于胸中者條舉枚悉是真而否鑿此何說也由諸公之言觀之則先生論辨無處不有惜左右無掌記之人而門徒衰陋諸所質難又不能探其藏而發其覆大海一勺如斯而已是卷多係山陰盛唐仁和王錫所輯尚有儀禮問一卷

以與喪祭禮中論說不無沓復先生命刪去或有問
先生經問原係口說何不做宋人語錄體稍就俚質
先生曰書者文也禪不立文字故以質代文吾以六
書解六經而何忍出此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春庄稿

又初晴
文輝克有較
遠宗姬潢

孝經問

張燧

山陰人係張南士先生之子康熙庚辰進士

問孝經孔子之書班

氏漢書志云孔子為曾子傳孝道也但不知果夫
子所授曾子所述且出于何時宋人極疑其為偽
故朱元晦刪改之至元吳澄又刪改之得非非聖

經乎

孝經本孔子之書觀孝經鈎命決曰孔子云欲觀我

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此雖緯書然當時曾彙括其語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何休取其語以註春秋唐玄宗亦取其語以入孝經序此定無可疑者故漢魏六朝祖述此經者約有百家其間張禹孔光鄭玄王肅韋昭謝萬徐整袁宏荀昶殷仲文何承天輩亦皆有名字人豈無一人覺其偽如宋人者若宋人學問專以非聖毀經爲能事卽夫子手著春秋易大傳亦尙有訾謗之不已者何況孝經故凡斥尙書損國風改大學刪孝經全無顧忌此固不足據也但舊謂孝經夫子所作以授曾子又謂

夫子口授曾子俱無此事此仍是春秋戰國間七
子之徒所作稍後于論語而與大學中庸孔子閒居
仲尼燕居坊記表記諸篇同時如出一手故每說一
章必有引經數語以爲證此篇例也

然而有今文又有古文且曰今文真而古文僞何
也

據漢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此古文也孔安國所
傳者也孝經一篇卽今文也長孫氏江翁翼奉后蒼
所受者也但不敘今文所出之故惟古文則云武帝
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

皆古字也。故曰古文。及隋書經籍志始云孝經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安國爲傳。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煩惑。而安國之本亡于梁。至隋祕書監王邵訪得孔傳。河間劉炫因敘其得喪。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其來歷不過如此。予謂古今文原無二本。古文尚書其與今文異者以增多五十八篇爲今文。所無有故異耳。若兩家俱有則二十八篇並無一字有差殊也。孝經亦然。其異者祇古文增多一章二十四字。今文無有其他。則經文並同。雖

古文分爲二十二章。今文分爲十八章。猶之古文尚書分盤庚爲三篇。而今文只作一篇。古文多閒字。坐字參字。子曰字。今文多諸也。字猶之古文尚書召誥脫幾字。今文尚書酒誥多幾字。古文女辟弟。豈謹弗諸字。今文作汝。避悌愷慎。不諸字。猶之古文尚書。峒夷昧谷。今文尚書作嶠。鐵柳谷。則意藝文志所云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者。非經文有異。而古字異也。劉向所謂古文字也。又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者。正指古文之字與讀也。字異句讀亦異也。若桓譚新

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則
吳澄刪孝經亦云古本一千八百零七字與譚所記
不甚遠其少有羸縮或彼此差訛俱未可定至如異
者四百餘字則斷是古字若經文祇千餘字而異者
四百餘則別一孝經非古今文矣

至謂古文爲劉炫僞作則大不然據隋書劉炫劉焯
在隋時最有名字炫左手畫方右手畫圓口誦目數
五官並用所著經書最爲浩博豈有刪數也字增子
曰字以爲僞者且刪數也字增子曰字有何得喪何
足講論而云因敘其得喪講于人間據隋經籍志祕

書監王邵訪得孔傳而河間劉炫爲之敘講得毋炫
所敘講者孔安國之註非經文乎炫本傳云內史送
炫吏部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
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註凡十三家雖義有精
粗並堪講授則其所講授者明云是尚書孝經之註
供狀具在也且炫講孝經雖孔鄭並講而翻不遵孔
而遵鄭講今文而不講古文何以知之孝治章云治
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古文作不敢侮
於臣妾乃正義引劉炫云失謂不得其意又云臣妾
營事產業宜須得其心力故云不敢失也則炫所講

者。今文矣。故予謂疑炫作偽必當時忌炫之言與古
今文門戶所藉口並非實錄而明儒無學不知刪數
也。字增子曰字于經文何害而痛詬劉炫有如不共
且有增改隋書偽造註疏以誅炫者保無人之不繙
隋書註疏一閱之乎且欲攻人之偽而先自處于偽
可乎且堂堂經文刪改移易至于十七通不之責而
責此之乎者也數助詞之同異也乎

吳澄謂古孝經二十二章魏晉以後不存劉炫以
今文孝經分析庶人敢問章爲三又增一章以足
二十二章之數則似古文之偽以分章見者若明
初王禕且曰孝經古無章次至漢始定次爲十八
章唐名其篇近復有定爲經傳者則似古今文皆
不宜分章矣且經傳之說創自朱熹不知是否
朱熹吳澄皆刪改孝經而又各不同熹本古文以司
馬光爲史館檢討時曾進古文孝經故也澄本今文
以疑古爲僞故也但其疑古爲僞處亦多未是如此
疑分章亦知二十二章是古文舊分而但以分庶人
敢問章爲可疑殊不知西漢相傳早自如此顏師古
註漢志云二十二章者劉向以爲庶人章分爲二曾
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則自班固

作志。劉向校經以前其所分之章與今並同。並非隋代劉炫妄分此以足其數也。

若王文忠云古文無章次則又不然。前見王草堂孝經彙刻引明孫本說亦云孝經起于仲尼居迄于孝子之事親終矣。統爲一篇並無章次亦不分經傳其云不分經傳良是。若章次則凡書有之所云章句屬讀是也。故古本大學舊雖一篇然有分大學之道至止於信爲一章者有分至天下平爲一章者而註疏則分章甚夥。但其多寡異同總無關輕重不足較辨耳。若謂孝經止一篇則但見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

篇孝經一篇而誤者彼所云一篇謂一卷也。古孔氏一篇下註云二十二章孝經一篇下註云十八章此班氏自註者。故註疏序云夫子說孝經一十八章正義云初除挾書律有河間人顏貞出其父芝所藏凡一十八章以相傳授。又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爲定而不列名其云十八章爲定者謂二十二章似太煩惑故定以十八而不用二十二。非謂劉向始分作十八也。其云不列名者以唐玄宗集諸儒之議始于每章上列以名如開宗明義章

第一類而當時未嘗列也

唐玄宗本開宗明義章第一天子章第二諸侯章第三

三卿大夫章第四士章第五庶人章第六三才章第七

孝治章第八聖治章第九紀孝行章第十十三廣揚名

章第十一廣要道章第十二廣至德章第十三廣揚名

章第十四諫爭章第十五感應章第十六事君章第十七

章第十八喪親蓋舊本章上並無章名惟孝經援神契自

天子至庶人五章上加以天子庶人之名

侯章第四卿大夫章第五而餘俱無有皇侃註孝經

士章第六庶人章凡五章而餘俱無有皇侃註孝經

即以此五名加于章首而鄭氏註本後人亦遂有加

此名者故唐宗下議使儒官連狀題其章名而採而

用之今所稱開宗明義章者是也要之此皆不足置

重輕者幾見無此名而孝經存有此名而孝經即已

亡也

獨是分之為經傳而刪削而移易之則萬萬無是理

者古人無聖經賢傳之說道德名經易繫名傳並是

混稱唯鄭康成註毛詩有云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

篇謂之正經而孔氏正義即云凡書非正經者皆謂

之傳是以仲長統有云周禮禮之經禮記禮之傳而

呂東萊謂楚辭惟離騷為經而九辨以下皆可稱傳

然亦不過偶然言之未嘗竟取而分之也而朱氏于

大學于孝經于儀禮周禮禮記則直取而分之且即

分之亦不必遽為刪改鄭氏未嘗刪二雅仲長氏未

孝經問

七

嘗改三禮也而朱氏則不止分之直取而刪之改之

移易之古文二十二章刪存一千零七字朱氏改作經一

十八章刪存一千九百九十九字吳氏改作經十五章今文

二章刪存一千五百八十二字其兩家各顛倒移置

勝不可註經者當如是乎二雅三禮非一人之書一時

之言或經或傳尚可分割大學孝經則一人之書一

時之言也詩禮為時人所作未必果聖人之所授賢

人之所受故稱經不為揚稱傳不為抑而大學則聖

人授之孝經則賢人受之者也夫聖人所授賢人所

受則但為區分未嘗改易猶為不可而况乎刪之改

之移易之且從而詬厲之經七章云先王見教之可

以化民也云云既刪之矣且云溫公改教為孝乃得

粗通則不改者為精不通矣又云前段文雖非是理

猶可通則後段文既非是且于理為萬無可通者矣

至其曰理之悖曰非天下之通訓徵色發聲處處皆

是聖言至此何止受侮孝經十四章云非聖人者無

法大亂之道也不知此言通否蓋亦起朱吳二氏問

之

曰聖言何可侮但其所刪改與其所詬厲處則原

有可疑者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

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此

孝經問

八

數語與左傳昭二十五年子太叔論禮之文相同
第以禮字易孝字且以甚哉禮之大也易孝之大
也則似乎全襲左傳以爲文者或者此非夫子之
言故刪之因有微詞此不可謂大無理也

如所言則何止于此第十二章云以順則逆民無則
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此卽左傳太史克曰以
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言思可
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
度以臨其民此卽左傳北宮文子曰進退可度周旋
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以臨其下皆直

用左氏文以爲言而不少避者論語亦然克已復禮
爲仁則直用左傳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直用晉曰季曰出門如賓
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卽彼哉彼哉用陽虎語不學禮
無以立用孟僖子語不特記者如此卽手自爲文亦
然贊易乾卦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
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
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則全襲魯穆
姜曰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
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此其文在襄九年夫子未生之前豈
有穆姜襲夫子言者然而游夏見之不以為疑七十
子之徒聞之不以為怪漢唐至今並無敢有一人焉
起而刪之詬厲之若是者何也則以夫子之言原與
春秋相表裏而非有二也春秋有簡書有策書夫子
修簡書以為春秋之經左丘明修策書以為春秋之
傳其二書皆朝夕講求行著習察師以之為教弟以
之為學不問其為何人語而其言足述往往取之以
垂訓蓋夫子平居口授原自如此故其自為文與門
弟子所為文皆彼此一轍而並無嫌畏避忌于其間

人苟有學則自多見少怪者已則無學而反謂聖經
之有未通此在他人猶不可而况乎註經者也

夫孝天之行也三句明出是左傳亦明知以禮字改
孝字然以班固之學何書不讀豈不見左傳豈不知
孝經之孝字即左傳之禮字而其作藝文志偏述孝
經此語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也一若千古
言孝惟此數語為必不可移易之金冊玉版並非他
文可質亂者則其尊此經為何如而可容睥睨之也
然亦有可疑者夫孝本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故
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是成教者孝之效

也。而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則其所云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者，非孝之效而教之效矣。故司馬光進孝經時，改作孝字。朱氏所云溫公改教爲孝是也。然則刪之豈過乎？

聖人之言，矢口成文，無邊無幅，非如近人陋腹可量，其短長而齊，其參錯中庸，取人以身，取人者修身之效也。旣而曰思修身，不可以不知人，則取人又修身之功矣。故此章初言孝，繼言教，而其言教則又雜出之以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諸名，與近人之腹不合，亦思中庸初言人，存繼言修身，而其言修身則又雜出

之以仁道義禮事親知人諸名，向使齊其參錯而量其短長，則中庸不可刪乎？司馬光本無學之人，觀其定濮議，全不識禮毒亂，千古今又改此字以啟後人，改經之漸，總是宋人習氣，無足道者。雖其改此字尚有可原，以唐宗作序中有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亦是孝字，但彼是行文，此是註經，彼非述經語，此則直換經字耳。往讀孝經有謂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好惡何指？予妄應之曰：好者孝，惡者卽不孝也。旣見邢疏而悔之，古聖人之言彼此相仍，並無杜撰，然皆連類推及，不分主客，如此德義敬讓禮樂好惡八字

皆他經所有左傳趙衰薦郤穀云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此德義之說也鄉飲酒義云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此敬讓不爭之說也樂記云先王之制禮樂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此禮樂民和好惡知禁之說也然而趙衰言詩書禮樂而及禮及好惡今言孝而必不使其及德義禮樂敬讓好惡是取孩孺學八比之法以律聖經小人之腹也但朱氏語錄謂論語言孝親切有味此不曾說得親切但言孝之效如此則似與論語不合故疑之

耳

論語親切者孟懿子武伯子游子夏皆就其所問而答之故色養敬養祇就孝一節爲言此則夫子教之以大道篇首明云至德要道班固所云舉大者言是也且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諸語在開首旣已親切明了卽不敢惡于人不敢慢于人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以至開天分地謹身節用次第而入又何一非親切行事亦何一是效推而至于孝治聖治郊祀配天宗祀明堂皆切實責備並非取驗朱氏凡于親切處皆認是效而于郊祀配天諸文則又疑其踰越僭罔有

今將之心是孟子對咸丘蒙尚告之以大孝尊親以天下養之義而以吾道一貫之曾子乃僅僅以服勞奉養必有酒肉之小節呼而訓之豈曾氏之子反不若咸丘蒙哉

然則朱氏遵古文吳氏遵今文有優劣乎其所刪者誰是誰非有差等乎且明儒極詬古文謂今文祖述約有百家而古文之學祇劉炫一人何謂也古今文無優劣今之文猶古之文也則遵者無優劣矣古今文俱不宜刪刪則刪是亦非刪非亦非也則刪者無差等矣若今文盛行而古文稍減則以今文之出在除挾書律時而孔壁古文至武帝末天漢之後與尚書論語並出其時相距約有百年且今文初出卽有長孫氏江翁翼奉后蒼爲之授受而古文則武帝命孔安國作傳以巫蠱事發匿而不上故諸家皆出而孔傳獨後然而至隋唐之間諸家漸息惟孔傳鄭註兩家並行一古文一今文唐宗序所云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邢疏序所云劉子玄辨鄭註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註多鄙俚不經專以二家爲言可驗也若謂今文百家古文祇劉炫一人此出自明歸有光諸君所言有光極闢古文尚書

而自處于謬劇不足辨今所言亦非是諸家無古今之分惟長孫江翁后蒼翼奉初爲四家後增以張禹爲五家若又稱六家則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六人合古今爲言而劉炫之名已居然厠乎其間誰謂炫祇古文家乎

但又有謂古文不如今文吳所刪勝于朱所刪者今文篇首祇云仲尼居曾子侍而古文增閒居侍坐二字吳澄謂居卽坐也與上句義重禮小戴記云仲尼燕居子張子夏子游侍孔子閒居子夏侍大戴記云孔子閒居曾子侍並無坐字此經與彼所記當爲一例且許慎說文所引孝經尚書皆自稱爲古文今說文所引並無閒坐二字則此非古文僞乎非澄說之較勝于朱氏者乎

古今文本無異同其所異者祇此閒坐二字然此則古文是而今文非者朱吳所刪俱不是然此則吳氏尤不是者古居皆有名如二戴記所稱仲尼燕居孔子閒居類各有處所故劉向別錄中載鄭目錄註云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未有祇出居一字以記處所者字書居者處也但曰處知處在何所耶若侍則有侍立侍坐之分侍立曰侍側曰侍論語

顏淵季路侍。閔子侍側是也。侍坐者必曰侍坐。論語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是也。蓋侍立在正席之
側請業必膝于席端請畢即起。故孔子問居子夏侍
此侍立者立則膝席問業問畢便起起者起立也。故
曰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侍坐在正席之前之側
曲禮所謂席函丈者東西設席而坐于席間請業則
起跪請畢還坐故曰侍坐于先生請業則起請益則
起起者起跪也。而至于避席則不止起跪而反越席
而起立以致敬。故哀公問篇初慙稱哀公問于孔子
曰此侍立也。既而坐則特稱孔子侍坐于哀公然後
稱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此明明者今儼有曾子辟席
有復坐語則非侍立而侍坐矣。侍坐可無坐字乎。且
澄但知居字可解坐字而不知居是居坐是坐。孟子
居鄒子思居于衛皆作居處解。即燕居閒居皆是處
不是坐。曲禮曰居不主奧坐不中席。明明以居字坐
字彼此各出而乃曰居坐義重則曲禮尚未讀而欲
改古經不可也。

若謂許慎說文無閒坐二字則尤可笑者。慎于和帝
時襲賈逵字學以作說文。逵自稱受古文尚書而其
所受者實東漢初杜林偽造古文漆書之學。並非孔

氏壁中本故說文所引亦自稱古文而于五十八篇
之文並無一字予于古文尚書冤詞卷已載之詳矣
至孝經則說文序亦云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其
書皆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授則宏是杜林弟
子正漆書本也林嘗謂漆書恐絕何幸有東海衛子
宏得傳其學是宏所授本並是漆書與孔壁何與而
欲其有閒坐字乎

然明代儒生詬劉炫者多而詬朱吳者少何也

此則有明一代俗學之通弊也明以八比取士專用
朱氏所註書爲取士功令立之學官人第知有朱氏
而不知有孔子朱氏曾斥古文尚書爲假書而吳澄
又張大之有明俗儒無不攻古文而尊今文不幸而
孝經古文與尚書古文同出孔壁又不幸而劉炫得
孝經孔傳與梅賾上尚書孔傳又彼此相類因重以
攻古文尚書之餘力并攻孝經其所以詬炫者正助
熹澄之詬梅賾詬炫而加功焉者也敢詬熹澄哉然
世雖未嘗詬之而有竊譏之者嘗見錢塘王草堂作
二經彙刻一大學一孝經也孝經末篇載朱氏集中
諸書痛言凡文之必不可改以爲世戒并錄于後
朱氏與張南軒論二程遺書有云熹之愚意止是不

欲輒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敬讓之心耳若聖賢成書稍有不愜已意處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所改雖盡善猶啟末流輕肆自大之弊况未必盡善乎老兄試思前聖入太廟每事問存儻羊謹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問闕疑之心爲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象又爲如何又云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之况遽改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亦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已意之便也又云所謂不必改者按其舊文然後刊正所謂疑當作某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于先生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一循其舊不容復有毫髮苟且遷就于其間乃爲盡善又云區區非有偏主必勝之私但欲此集早成完書不悞後學耳計老兄之意豈異于此但恐見理太明故于文理瑣細之間不無濶略之處用心太剛故于一時意見所安必欲主張

到底所以紛紛未能率定也。又與南軒論改胡五峰語錄云：凡言刪改者，亦且是私竊講貫議論以爲當如是耳，未可遽塗其本編也。又與張南軒、劉共父論二程遺書云：此是二先生集胡文定當時亦只是據別本收錄，雖文定亦不能保其無一字之訛也。今復得善本，重加補綴，乃是文定所樂聞。文定復生亦無嫌問，不知二兄何苦尚爾依違也。又云：如定性書及明道敘述上富公與謝帥書中刪却數十字及辭官表倒却次序，易傳序改沿爲泝，祭文改姪爲猶子之類，皆非本文，必是文定刪改，熹看得此數處有無甚害者，但亦可惜。改却本文，蓋本文自不害義，理故也。今如此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個閑字，而却一個從容和樂底大體氣象。又云：程子嘗言人之爲學，其失在于自主，張太過，橫渠猶戒以自處太重，無復以來天下之善。今觀二先生自主，張此事得無近此？聖賢稽衆舍己兼聽，並觀之意，似不然也。又云：文定既得以一時已見改易二程本文，今人乃不得據相傳別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耶？又云：但只是平氣虛心，便當從之，豈可肚裏先橫却一個胡文定耶？又與劉共父書云：若說文定決

然主張此書以為天下後世必當依此即與王介甫
主張三經字說何異作是說者却是謗文定矣設使
微似有此亦是克未盡底已私所謂賢者之過橫渠
所謂其不善者共改之正所望于後學不當守已殘
而妬道真使其遺風餘弊波蕩于末流也王草堂曰
所言深痛改竄古書之非理語語切中作聰明以亂
舊章之病其于二程遺集不敢以已意更定一點畫
不容復有毫髮遷就于其間五峰語錄亦不敢遽塗
其本編何其真重篤信至此而乃于孝經大學橫加
刪改豈先儒之書不可更改一字而聖賢之書可以
連篇筆削乎其所云見理太明用克未盡底已私所
謂賢者之過予之言則自處太重是亦克未盡底已私
經者不可肚裏先橫却一個朱氏也熊愚齋云學問
之道是是非非毫釐不容差謬朱子之言可信則不

當與之背馳不可信則背之可也誠大公無私之言
哉王恬曰草堂以此為微詞謂言不顧行非君子
之道而予則實有隱憂者宋人自矜所學直接堯舜
互相標榜原有藐視先聖之意故于本朝先輩言樹
門庭不容一人嘗議而先聖先賢恣情駁既聖門諸
賢何一不受其削斷而門庭前輩呵護悉力實有抑
聖賢以揚同類之意宜乎俗儒入告請斤十賢于堂
下而升周程張朱與四賢接席而恬不知怪也嗟乎
恐將來四賢亦不安此席矣
每讀六經未嘗不累息焉

西河合集
周禮問目

卷一

周禮非漢儒偽作四條
古無三司名
六官三官二官一條
冢宰
周禮與尚書周官大戴禮表裏
周六卿唐虞六卿
司徒司空
天地四時之名所始
宰夫

卷二

官名官職同異
人數多寡
周官祿數不給人數
分土三等同異
九州閒田
周官非秦制
羅氏攻周禮之謬
周禮與他禮同文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初晴稿

文輝克有較
遠宗姬潢

周禮問

或問宋儒極詬周禮然未有實指為何人作者至宋胡宏包奎輩直以為出于西漢劉歆之手謂王莽時歆為國師始作周官經以阿莽至莽不欲為母服即大集博士發周禮以定為服總之制故此書在漢初無有至歆為列序始有其名著于錄略得毋其書果歆所為乎

曰此皆宋人誣妄毀經習氣好作此等語如誣孝經
爲劉炫僞作誣古文尚書爲梅賾僞作一類此最誤
古學者周禮自非聖經不特非周公所作且并非孔
孟以前之書此與儀禮禮記皆同時雜出于周秦之
間此在稍有識者皆能言之若實指某作則自坐誣
妄又何足以論此書矣嘗讀景十三王傳知此書出
自武帝之朝爲河間獻王所獻武帝但藏之內府而
不行其書至成帝朝劉向奉詔校理祕書始發周禮
古文尚書左氏春秋諸書編作七錄此皆劉向事並
非劉歆故藝文志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
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書
向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
向子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羣書奏其七略故有六藝
七略之屬是周禮一書在武帝時已有之成帝時又
從而校理之且其校理者是向不是歆而乃以武帝
成帝時早有之書而移之莽以父所校理者而移之
子則先以誣已而欲以辨人之誣所謂以暴易暴孰
知其非者也

又問漢書作于班氏在向歆之後焉知藝文志及
景十三王傳非卽歆七略中所傳而班氏述之者

此亦非實錄也

七略今不傳固無可考然歆能僞作周禮不能造爲周禮出處蹤蹟以欺當世假使河間獻王不獻周禮成帝不詔向校理周禮歆可造此諸事以欺同朝諸儒臣乎且景十三王傳云獻王所獻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言有經卽有傳與說記也此必非歆可造造其語者乃考之藝文所志在當時所有之書則實有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此班氏所目覩也此必非龔劉歆語也使歆既爲經又復爲傳此萬無之事藉曰有之則偉哉劉歆東西二漢亦安有兩將所稱博而篤者必不止論廟一篇書矣且讀書當有究竟藝文志于樂經云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上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則在六國魏文侯時已有此書其爲春秋戰國間人所作無疑而謂是歆作可乎

或又曰藝文志竇公節註引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問之云云恐劉歆與桓譚楊雄同時交好竇公之說卽桓氏烏有之言乎曰竇公獻周禮大司樂章或可造言其年老而爲樂

工則非可造言也。且武帝好樂，亦嘗以周官經定樂章矣。藝文志于竇公獻樂章後，卽云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主禹。禹成帝時爲諱者，獻其書有二十四卷。非禮記中一篇也。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此古樂記。與禹不同，卽在武帝朝。且有采周官經而爲樂記者，此不止竇公獻一篇，且必非歆譚行僞于周官經六篇外，又作此二十四卷，斷可知也。且周官之出，在東漢人卽有疑其非周禮者。林孝存也。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爲末，正濱亂不驗之書，擯斥不行。因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是闕此書者，亦且明明云漢武時早有此書，而效尤而與者，反昧所從來，是學攻膏肓而不解墨守曳兵之卒也。且歆之發周禮立博士，非阿莽也。歆繼向校書，實有表章周官左傳及古文尚書毛詩之意。故移文博士，勸立學官，並非爲阿莽而設。觀莽所願效者，仿大誥擬金縢，皆今文而非古文，餘可推矣。世無學者，但讀王莽傳，謂莽母功顯，君死不欲居哀，遂開視府發周禮會羣儒定制，引周禮云王爲諸侯，總弁而加環經，遂擬攝皇帝仿諸侯之服爲母服，總此實無理之極。

並非歆意而宋人必坐歆罪以爲歆實諂葬此卽作周禮以爲行諂所自始夫因葬欲短母喪故特造一書以諂葬則何難專造一修云太宰居攝則負扈行政不當私爲父母服喪或絕或降而徒引司服職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此與攝皇帝服母何涉而勉強寬合其斷非專意所造亦曉然矣且葬傳明云平帝四年徵天下通一經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諸書能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則在平帝未崩葬母未死以前顯行周官著于令甲而謂周官之僞始于居攝則葬傳且未終讀何況他耶

或又問周禮自是僞書三代止有三卿而無六卿三卿者司徒司馬司空也虞書命禹作司空命契作司徒祗有此二官而無司馬歷夏殷猶然絲詩乃名司空乃名司徒是太王在殷時亦止此二官也至武王伐紂作牧誓然後有司徒司馬司空三官之名見于經文其後周公定制亦止此三官觀梓材立政皆祗稱此三官之名而不及其他卽酒誥變名爲圻父農父宏父亦三官別稱周時三公卽以此三官爲之謂之三司若冢宰宗伯司寇並

無列在三官內者以此雜參之三官之間而謂之六卿又謂之六官是亂制也且冢宰非官名也冢者大也宰者主也言大主國事云爾並無實職但以上公一人當之如論語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是也若宗伯則周無此官顧命但作大宗卽曲禮先六大二曰大宗並不稱宗伯至春秋文二年始以夏父弗忌爲宗伯然非周官也若古文尚書周官則儼有其名然古文尚書亦僞書正與周禮作僞者互相表裏此未可據也

周禮一書全以尚書周官一篇爲根柢故其書本名周官經以祇記官制非禮制也今旣曰二書作僞則不得以周官証周禮矣予卽舍周官以辨周禮據云三代有三卿而無六卿則不聞今文甘誓有大戰于甘乃名六卿乎天子六軍皆命卿諸侯三軍惟以三卿受命者爲之此在春秋時晉宋諸用兵皆然故舊註謂唐虞夏殷皆有六卿雖其卿名不必與周官並同然而不得限之爲三矣是以孔安國註甘誓直引周禮夏官文天子六軍軍將皆命卿卽宋人蔡沈集註亦云六卿六鄉之卿蓋天子六卿每鄉各一卿無事屬司徒有事屬司馬亦此周禮文也故甘誓有六

卿之名昏義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有六官之名周禮一書直通三代而謂周制無六官六卿何其妄乎若謂虞廷祇司徒司空而無其餘則不知案卽是米犧卽是牛命禹作百揆卽是冢宰命伯夷作秩宗卽是宗伯命臯陶作士卽是司寇此在稱名損益者有然如以官名不同遂謂唐虞無此官將唐虞稱帝夏商稱王得毋夏商無天子乎往見羅喻義闢古文曾有此說予略論之寃詞中而不竟其說以爲不足辨也今復聞此說亦可厭矣夫絲詩乃名司空乃名司徒以板築言也二官皆司土功也故他不及也牧誓司徒司馬司空以司馬主兵政司徒覈伍籍司空築營壘也是以宗伯與冢宰皆不及也如必以見經之日爲立官之日則殷高宗時必無冢宰何則以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見之論語在殷悅命篇無此文也往有問于予者曰周禮六官何以不見于春秋諸卿曰見之其人愕然曰可舉似乎予曰祇以魯言之隱十一年公子羽父求大宰是冢宰也文二年夏父弗忌爲宗伯是宗伯也昭四年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是司徒司馬司空也定十四年孔子爲司寇是司寇也六卿備矣其所以絕不知有是官

者以通稱大夫不專名耳列國皆然不特晉宋吳楚
陳鄭諸國皆有冢宰太宰司馬司徒司空司寇諸名
見于春秋卽終春秋世不見一名者亦皆有之如衛
未嘗見三官而尚書梓材曰我有司徒司馬司空則
在康叔時未嘗乏也特周禮侯國止三卿而三制小
國且減一卿而此則六卿俱備者蓋祇有是官不必
盡命爲卿耳向使讀春秋者在西漢之世祇見公穀
而不見有左氏策書不幾謂周禮六官春秋無有此
正學古者所大當猛省而乃目睹一字而但思以滅
字海虞至死不悟矣

况二官三官隨事立名原不必以數限之太王遷都
則以司空司徒爲二官王制論質成則以大司寇大
樂市爲三官曲禮典五衆則以司徒司馬司空司士
司寇爲五官又敘六太則以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
士太卜爲六官國語論八協則以司民司商司徒司
寇牧人工人場人廩人爲八官又敘九卿則以農師
農正后稷司空司外太保太師太史宗伯爲九官其
有宗伯司徒司空而無冢宰司寇者不得謂無冢宰
司寇有家宰大宗而無司徒司馬司空者不得謂無
司徒司馬司空此通識矣

若謂周時三公卽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之謂之三司則大謬矣。歷考羣經自唐虞及周並無以此三官爲三公者。惟書傳有司徒司馬司空公語。彼謂六卿爲三公約有三等。一是冢宰司徒爲一等。二是宗伯司馬爲一等。三是司寇司空爲一等。每一等合兩卿爲之。而又各取其下者以爲名。故云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各兼二卿。並未云三公止此三官也。至秦制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爲三公。漢襲秦制不改。歷哀平開始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然尚有太師太傅太保三名在一公上。謂之上公。而後漢因之。此漢制非周制也。若三司之名亦章帝建初中使車騎將軍馬防位同三司。殤帝中使車騎將軍鄧騭儀同三司。後遂有儀同三司等官及開幕府。又謂之開府儀同三司。此叔世官銜而妄稱周制可乎。

若謂冢宰非官則予向已辨之曰必非可食之物。夫公卿爲虛銜。故三公可兼冢宰。冢宰可名六卿。冢宰亦虛銜。則春秋有宰周公。公旣虛宰。又虛復虛矣。且虛銜在六卿皆可爲之。不止冢宰。台公以司徒而兼公。蘓忿生以司寇而亦兼公。故書傳有司徒公。

馬公之稱且有時六卿中有為公者而司徒冢宰仍居本職而位于其下竹書王錫尹氏皇父命為三公而詩云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是皇父以卿錫命而番與家伯仍為天官卿地官卿而位其下且為之黨此明明可按也如謂無實職則太宰雖統六官總衆治而實有本職王制云太宰制國用而周禮即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專理財賦故舊禮王度記云天官冢宰一人其班爵祿如天子之大夫而班氏白虎通亦云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此非無實職者况掌治即職也如謂宗伯非周官至魯春秋時始有此名則周語宣王時虢公詠不藉千畝即有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之文此非春秋魯官名矣

若夫周禮一書出自戰國斷斷非周公所作予豈不曉然周制全亡所賴以略見大意祇此周禮儀禮禮記三經以其所記者雖不無參臆而其為周制則尚居十七此在有心古學者方護衛不暇而欲逆絕之則餽羊盡亡矣試思字書有蒼頡篇何人不知為非蒼頡所作然而考字者必引以為據何也乃陋學放恣并思謗毀尚書予已作古文尚書窺詞八卷辨之詳矣五帝三王之書或從此可少安矣乃復以周禮

六官之說波及尚書以爲表裏作僞據其所爲僞者
謂尚書作于梅賾周禮作于劉歆歆在西漢末安能
取東晉梅賾周官而規倣而蹈襲之以成此一書此
固孩孺所不道者但其愚意單以爲六官六卿冢宰
宗伯諸名皆劉梅兩家僞造以亂周制故力辨之今
有真正周制爲劉梅所必不能造者以使之自省大
戴禮盛德篇云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
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
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六官
爲六轡執此六轡以御天地與人與事謂之六政則
儼然有六官之數六官之名六官之次第與冢宰宗
伯司寇同列六官之位號而其書早出在西漢元成
以前不惟不知有劉歆梅賾兩人并不知有古文尚
書與周官經兩書也此真周禮矣卽陋學曰劉梅襲
大戴以爲言然亦周禮矣猶大學引如切如磋以爲
說雖大學然亦詩矣可無辭矣
况尚書顧命篇乃同名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
毛公亦是六卿名公奭稱太保與畢公毛公皆稱公
此以六卿爲三公者乃其次第則一如周官周禮六
官次第當時芮伯爲司徒衛康叔爲司寇毛公爲司

空而其所敘者乃先後恰合故賈氏周禮序云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衛侯爲司寇此正指顧命爲言亦是真周禮俗所稱今文尚書者但經無冢宰司徒諸明文故不藉引據耳

又尚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岳註云舜格文祖之年堯始以羲和爲六卿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岳之事是爲四岳出則爲伯其後稍死驩兜共工求代乃伯是堯時亦有六卿并有天地四時之官此又蔡

墨郊子論官之外者又鄭註大傳夏書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是唐虞六卿與周正同但天官非冢宰而云后稷者以稷本天事且是時冢宰名百揆位六卿上故小異耳則是六卿六官在今文尚書家亦且云唐虞夏商並皆有之而反以之疑古文周官不亦怪乎

或又謂古司徒典教虞書敬敷五教是也自周禮以官強配天地四時因以司徒配地作地官垂土地之事遂使司空掌土反無職事不得不虛其一以待後人之補之况天地四時其于所職所名俱參變不合此不特非周公所制幾見三代以前有

此名稱乎

周禮司徒職原似厯雜然古實如此如周語宣王料民仲山父以司徒協旅爲言則實職與版民衆之事王不藉千畝號文公陳九狗之法曰司徒五之則又佐農正后稷司空土穀諸事故洪範陳八政并及司徒以兼司食貨諸政故也絲詩遷都專舉司徒司空兩官以度地作室縮版立廟實兩官共之者也然則司徒地官矣其與司空共職土者亦自昔有之不必始周禮矣且周禮既作僞則六職參變或同或異惟所欲爲何必故闕一以示漏紘考周禮山屋壁時已

闕冬官獻王以千金購之不得乃取考工記一篇補冬官之闕其後南宋俞庭椿作周官復古編謂冬官不闕實錯簡在五官之內于是取五官中近似者割取之以別爲一卷而陳深又謂周官六職先王設五職以存體而虛一職以待用蓋司空有官無職董仲舒言大冬積于空虛不用故曰冬曰空如大禹名康公仲山甫名穆公宋皇國父司城子罕其所職未有專屬司空者其言甚辨但補固多事強割五官爲一官尤屬誣罔若謂無專職則又大謬大禹作司空專司治水子罕釋相爲司空獨執扶扞以巡行版築何

嘗無職解經如此輩盲撞瞎觸經所以亡古書自有闕論語無齊論非孔子不善作尚書亡其半不必于作書者有隱情也

若夫天地四時之名則自古有之楚語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顛項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堯時以羲和繼之名天官地官此天地之名所自始也至于四時則左傳蔡墨論五行之官以木正勾芒爲春官火正祝融爲夏官金正蓐收爲秋官水正玄冥爲冬官土正后土爲中官而服氏于鄒子論官之註則凡黃帝以雲紀官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太皞以龍少皞以鳥皆有四時之名如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緝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類歷歷可據而至于少皞以鳥則直有祝鳩司徒鳩鳩司馬鳩鳩司空爽鳩司寇鶉鳩司事諸名見于其時其既有司空又有司事註謂實一官而兩名以司空掌營造之事既可職土而又可職工一如虞書之有司空又有共工是以周禮于少宰之職于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後不曰冬官掌邦土而曰冬官掌邦事此正與古王命名損益表裏毫釐不爽大戴禮亦云百度不審立事失理飭

司而三鄭杜賈諸儒並昧昧不能註出而至予今日而始得指示以爲說真可嘆也然則舉世不學千載漆室亦復何易讀周官矣

至若天地四時與職不甚合則亡友張南士曾言之謂天地四時祇以紀數不必牽合職掌以自取間隙古來無六數之物祇上下四旁謂之六幕因借此紀官一如後世以甲乙枝榦紀庫舍之類此亦說之善者觀少皞紀鳥便不必與六幕合此可驗也若曲禮建天官先六太則直以天官事神五官治民又各不同善讀書者如對琉璃屏一照並徹豈得遮蔽在一處耶

一或又謂天官一職既有大小宰二官掌其事矣則宰夫原可不設况宰夫卽膳夫亦卽庖人也今乃以宰夫列大小宰之次佐掌吏治則爲侵官既有膳夫又有庖人則爲濫役且膳夫最賤隸人天官已爲不倫况位亞宮伯躋之大府諸官之上又爲越職按檀弓杜賈曰賁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而禮防是議是以自罰則明明以宰夫爲膳夫而兩名錯出是爲亂典夫祇此天官首章而開卷如此豈非僞乎

宰夫佐二宰行命令誅賞諸事別有職掌此不過如
司徒下之有鄉師司馬下之有諸司馬後世令丞下
之有副倅但作佐領並未專擅何為侵官且春秋原
有太宰小宰宰夫三官其稱宰周公者此太宰也公
也稱宰咺宰渠伯糾者卽宰夫也士也蓋公祇稱爵
卿則稱字士則稱名凡名而不字卽是宰夫故公羊
曰宰者士也上士以名通者也此可據矣且膳夫之
賤隸在天官且列之宮伯之下往亦疑之後讀雲漢
詩曰疚哉冢宰膳夫左右十月之交詩曰冢伯冢宰
仲允膳夫始悟膳夫甚尊凡天事有關水旱日食則
必及之此真天職所以周禮斷斷必列之天官之中
且其官關係不論卑小觀魏文公引耕籍之典一曰
膳夫農正陳籍禮一曰膳夫贊王其時三公六卿皆
以位列而膳夫公然首執天事未嘗降在大府諸官
後也若謂宰夫卽膳夫則不特檀弓有之卽周語宰
夫陳饗膳宰監之春秋亦云宰夫廌熊蹯不熟要是
彼此通稱之名蓋宰夫稱宰膳夫稱膳宰故膳夫亦
可稱宰夫檀弓稱宰夫杜蕢春秋卽稱為膳宰屠蒯
官名與人名俱不同矣膳夫稱宰夫非亂典猶之屠
蒯稱杜蕢非亂人也至如庖人膳夫職同名異亦非

濫役膳夫膳宰固諸經所有然孟子又云庖人繼肉
廩人繼粟庖人廩人皆周禮中官名向使周制無此
官則孟子又何爲歷歷道之往在湖西講會論春官
瞽瞍一官宣城高阮懷謂瞽何必瞽尚書瞽奏鼓國
語瞽告有恊風至祇一瞽字而已山陰張南士謂詩
云瞽瞍奏公國語曰瞽獻典瞽誦則亦儼然有瞽字
何也是以善讀書者必不執一以攻一執所見以攻
所未見夫古書滅沒人所不見者多矣况古人作書
絕不類今人作文令彼此通見周史作梓材以告康
叔既有司徒司馬司空則其作酒誥以告康叔必易
以農父圻父宏父三名此豈周王可妄言周史可妄
記哉是必當時有此名而世未見也故周公論官祇
有周官立政二篇周官有恒稱則立政諸官自不相
襲然而常伯常任準人不知何官庶言庶獄庶慎又
不知何官然且諄諄告誡曰三事曰三宅曰三俊其
歷敘夏禹成湯及文王武王則必三代原有此官名
而世罕見者假使此篇爲古文尚書爲周官經則羣
起而並攻之其廢之久矣人不識周禮盍亦取立政
諸官而徐思之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 又名 姓

文輝克有 遠宗姬潢軫

周禮問二

又謂古一官而異名者固不可盡聞但官名雖異而職並同者則當去其一如圻父是司馬則立司馬官外未聞又立一圻父官也今地官有牧人則不當又有牛人夏官有校人則不當又有函人春官有鬱人則不當復有鬯人天官有獸醫則夏官不當復有巫馬如此者不可更僕且周官三百六

周禮問二

十屬比之日月星辰之度有成數矣今通計每不止此數大約據宋人所辨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九春官七十一夏官七十秋官六十六卽五官之屬已有三百四十有九則加以冬官勢必又增六十將至四百餘而謂三百六十可乎

官名同異固不可拘然官職同異亦不可定據云牧人牛人不應兩設以爲統言牧則牛已在焉可兼官耳殊不知牧不止牛合掌祭祀之六畜而牛人則又不止祭祀之牛有膳牛燕牛犒牛喪牛軍事任載牛原不能兼卽有謂六畜雖繁而芻豢則一後世並不

設公牛一官尚不患不給况已設其一何必有兩則在周官中原設兩名詩爾牧來思註牧牧人也而國語有牧協職又有犧人薦醴則設牧仍設牛人此非作周禮者可私去也校人亦然在周禮所記職掌原自不同吾姑以孟子觀之昔有饋生魚于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則校人又可兼澤魚之畜不止檀弓閭人浴馬專職馬也至于鬱人築鬱鬯人釀鬯顯屬兩事雖國語有鬱人薦鬯語此指祭時兼攝者耳若巫馬一官專療馬疾他不可考嘗念論語有巫馬期一人則古以官爲氏此必周時有是官而用爲氏

者官固不可造。然又敢私去耶。

至若周官多人。則宋元明攻駁者不下數十家。皆人自誤。並無一準。今此又誤矣。周禮每官各六十。此指各長官之屬。爲言。如後世所稱堂上官者。天官稱治官之屬。地官稱教官之屬。除一卿二大夫外。有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合得六十人。此六官並然者。六六三十六。爲三百六十。未嘗贏一亦未嘗闕一也。今乃自爲數以漫當之。使校官數。耶則天官之官約二百一十有奇。地官之官除鄉遂外。約四百七十有奇。春官約四百二十有奇。夏官除興師外。約四百五十有奇。秋官約三百六十有奇。與諸家所攻駁者無一相合。使校府史胥徒數。耶則天官約三千五百五十零。地官除門關虞衡無算數外。約三千五百一十零。春官約二千三百零。夏官除興師外。約二千三百零。秋官約三千九十零。與諸家所攻駁者。又無一相合。則自坐誣妄罪矣。且六官諸官不必盡備。卽各官徒役。又何嘗謂列其數。則必按其人。以克實之。如司樂一官。有瞽人六百。果須六百乎。司樂諸徒役。共有七百四十九。果須七百四十九乎。樂音非府史可紀。其諸器攜持。非識聲者不

能將則亦何所用。諸徒役曰第以名耳。他官亦然。假如膳夫諸職共士六十餘人。而其爲府史胥徒者且共有四百八十餘人。如必具其實則將使濟濟多士。克盈庖厨而屠宰。非大徵大發公然有四百八十人趨走其間無是事也。故旅士之設十應其三。徒役之設十應其二。此爲恒例。且其中有可兼者。有可攝者。有一設卽已者。有一設不再設者。有時而設時而不設者。有但有其名而全不設者。可兼者如國語鬱人授鬯是也。可攝者如子產使校人代魚人畜魚無羊。詩以牛人代羊人牧羊是也。一設卽已者如王出宮則設掌舍。有盟會則設詛祝。有田狩則設甸祝。有國讎則設方相。否卽不設是也。一設不再設者如五路之右初各立一官。而其後但以齊右道右克之土方建國都形方正封域。第于初開國時設此諸官。而其後祇屬之職。方之掌而不必再設是也。時而設時而不設者如秋時采荼則設掌荼。三時則否。夏時采葛則設掌葛。三時則否。十二年巡狩則設上訓誦訓夾王車而道諸方之土地與誦諸方之事物。他年則否是也。但有其名而全不設者如庭氏翦氏蠲氏穴氏。若蒞氏伊耆氏諸官。何必有人。至于司隸職中有蠻

隸。閩。隸。夷。隸。貉。隸。各一百有二十人。此不過列以爲觀。美示廣大。爾使必索人以實之。則將日捕虜四裔以克足其數。是瘞官也。

然又有疑者。宋人嘗言周禮可議者。莫如夏官鄉遂。二職據鄉老職。五家爲比。有下士爲比。長五比。爲閭。有中士爲閭胥。四閭爲族。有上士爲族師。五族爲黨。有大夫爲黨正。五黨爲州。有中大夫爲州長。五州爲鄉。有卿一人。謂之鄉大夫。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耳。今每鄉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五人。上士一百二十五人。中士一百人。下士二千五百人。一鄉之中。自卿至下士。凡二千一百五十六官。合六鄉計之。則有萬八千九百三十六官。不知七萬五千之家。何以供之。爲且六遂亦然。合六鄉六遂。當得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官。向使據孟子王制。凡諸侯下士比之。上農食九人。則此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官。當食三十萬四千八百四十八人之祿。合鄉遂十五萬家。使之供三十萬四千餘人之祿。非夢乎。

此則人人知攻之。其爲說何止此。數然卽以此核之。其爲數亦各不同。據比五家設一士。閭二十五家設

五士閭士一人黨五百家設百七黨大夫一人州二千五百家設五百士州大夫一人鄉一萬二千五百家設二千五百士鄉大夫一人一則一鄉除公半人卿一人外者天子六鄉每鄉一卿即六卿也其有公半人三卿為三公而分于六卿則兩鄉止共得一公矣蓋六卿分三公而三公宰司徒為三公宰司馬為三公宰司空為三公而三公則取其下者假三公宰為三公亦稱司徒公故西漢之末誤以司徒司馬司司空為三公亦非古制也見尚書大傳說此以大夫三人士二千五百六卿不另設故不列鄉宮數內大夫三人士二千五百零二人合六鄉計之共得一萬五千零五官與所較萬八千九百零三十六官之數全不相合且其官甚卑即名大夫者亦不過邑宰縣長之通稱如春秋稱郈大夫邾大夫鄆邑大夫之類雖分中下實非六等大夫也至于士則卑之尤卑不過庶人在官者與府史胥徒之屬不甚相遠雖同名為士而實則不同如夏官有公司馬不必與司馬同秩秋官有諸士不必與士師同等况旅士至賤即師巫男子奄人小子凡執鞭滌器之役皆稱為士故宗伯目後明列一條云凡以神士者專以其藝為貴賤之等謂就其技之高低分為士之上中下此借巫男一例以概其餘縱稱上士亦必不使食上農之食何况中下乃安據孟子子槩以下士之祿授之則全誤矣况鄉遂之官迥異

朝廟其所設諸屬往有不必計祿食者蓋古制雖衰而編戶之法則未嘗亡也嘗計近代編戶白牌首甲長黨正里老以至鄉約圖總通村大鎮何曾不排排編押動盈千萬而四顧聞然並不見有騷擾之跡形于毫毛若是者何也則以其人自爲食而非有他也然則鄉遂猶是矣古鄉官鄉老皆鄉人自爲之故鄉先生每有設教鄉塾觀里民出入兼司鄉飲賓興之事至鄰長閭胥皆舉鄉人才智者以克其任是以司馬命官卽取鄉之里老黨正以使之行軍所云在鄉爲鄉官在軍爲軍吏猶之六卿在朝爲官卿在鄉爲鄉卿在軍卽爲軍卿並未嘗有摠外將軍另行推轂之制蓋周官一書總以官不必備四字統概全經雖設官多名而備實無幾况欲斤斤計六等之食無是理也

乃又有宋人共訛爲非是者自歐陽永叔暨蘇氏兄弟以下皆云書稱列爵惟五分土惟五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附于諸侯曰附庸王制亦同今周禮六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則與周制異矣鄴

氏知其不可乃爲之說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舊斥大九州始皆益之若然則其益封時必有所併與所徙仿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六不大擾乎况傳有之曰方里而非十井爲乘故十邑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通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豈可謂乎然則周禮可信乎

尚書分土惟三正與孟子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制相合鄭康成過信周禮必依周禮五等爲牢不可破之經反以武成與孟子王制諸說目爲商制若然則春秋鄭子產對晉問謂天子一圻卽千里列國一同卽百里餘自是而殺爲七十里五十里其說不可通矣此等無理人人皆能言之殊不知此非周禮本義係康成誤解妄坐周禮而世卒無有爲之暴白者也夫周禮未嘗曰公必五百里侯必四百里伯必三百里子必二百里男必一百里也彼以爲三等分國固有常制然不無特設以待非常之典假若有新封者必需賜國有大功者必需益地則不能限以百里而就其特設約爲之限大約公不過

五侯不踰四伯與子男以漸而殺而况此五百四三百以開方計之則五百非千里之半也每州千里以五百分之當得兩公而職方氏曰以千里封公公可有四則以千里開方得為方百里者百而公五百里則為方百里者二十有五以二十五而較之百數則其所為二十五為一公者凡有四公而百數已盡是公五百里非千里之半也分千里之半為五百里而又分五百里之半為二百五十里故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謂食五百里之半而前節後鄭各妄為註解而終不得釋此千古疑案所為各挂口而不能辯也四百里三百里亦然每州千里以四百三百分之則侯當有兩之半而伯當有三乃曰有六侯十一伯則以千里開方得為方百里者百而侯四百里則為方百里者一十有六伯三百里則其為方百里者九以一十六與九而較之百數則其所為一十六為一侯者凡有四侯九為一伯者凡有一伯而百數已盡故曰諸侯之地封疆方四十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亦三之一謂侯食四百里之一伯食三百里之一雖千里三侯尚缺半侯而約其成數不過如此降而子男則

子分二十六爲四分有餘男分一百爲無所分此皆就其分合而約略計之故據其特設則公地倍半侯伯半倍子男似稍減而計其實數亦相去不遠此其說在夏官職方氏疏與王制正義已明明言之而世不深察也按職方氏云凡邦國千里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之周乎知天下恭統計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以七乘之七七四十九四方千里者四十有九其一爲王畿餘四十八以六乘之六八四十八則分計八州每州應有方千里者六而于是設法以行之假使有大功者當以五百里之公封之耶則以一千里封公公可有四有次功者當封四百里侯封耶則以一千里封侯侯可有六又次以三百里之封封伯耶則千里封伯伯可有十一又次以千里各分二百里作子封耶則子可有二十五又次以一千里各分一百里封男耶則男可有百如是則卽此五千里而五等之爵已可滿其數卽一州可共得一百四十六國統八州計之當得一千一百六十八國其與周制千八百諸侯已足彷彿而况五百之數祇留其半四百三百祇存其一則每州之中

所設法以待特頒者不過十分之三而其餘之定三等以立常制者未嘗乏也又况五千里外尚有一千里未計及耶是以五等分國本造爲設法之例以統校地數故曰可以之周知天下非謂一州之中必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也賈公彥曰周之稱公者惟東西二伯耳今一州有四公則四八三十二公矣試問周八百年間曾有三十二公否乎蓋立國之法必饒閒田王制曰三等之外其餘以爲附庸閒田以附庸須賜閒田亦須賜魯頌曰錫之附庸此賜附庸也若閒田之賜則自賜國錫土慶地賞地外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謂王之子弟當封者也故宗人之職掌封王子弟之事且分同母異姓親疎比之公卿大夫之三等而公卿在朝既食正田致仕之後又有副田卽公卿世爵不必盡樂而繼世之食父祿者則又有祿仕之田其爲閒田之所用雖雜不一是以厲宣以後尚有封鄭封小邾之事雖成國仍開祇滿百里因有不满百里不成國之語而其後以漸加賜如襄王賜晉文陽樊温原之類春秋地大不盡侵伐致然也故特封之典專待有功若無功縱本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而無所增益王制註云周制有

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職是故也其餘鎮藩要
荒雖無封爵而封地之法則亦如之若蘓氏謂尚爵
三等至周公斥大九州始益其封為或併或徙必至
大擾此由不曉開田有餘之故而且誤以康成之臆
說為周禮文失之失矣若其稱傳有之曰方里而井
十井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
里之國而萬乘若以百乘之家為方百里則萬乘之
國為方數圻矣其說似辨而大不然者十井為乘未
嘗有此傳文也論語道千乘之國解者以司馬法句
出一乘計之當得百井出一乘百里之國以開方計
之雖有萬井然百井一乘則萬井止百乘于數不合
故包咸註論語謂十井出一乘而何休註公羊傳亦
云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包何二儒杜撰無據之言
而目之為傳已可笑矣且揣其意一以開方百里則
地小不給而不知開方之說王制有之不始周禮且
王制開方統計九州凡千八百國並無一闕而以此
為萬乘慮宋人不讀書卽歐蘓已然何足怪也
然而前儒攻闕者不一而足胡宏謂王饗同姓諸
侯后出雜獻其為男女之別安在王應麟謂刑止
于五而秋官條狼氏誓駁曰車轅此秦法也成周

之制斷不如是黃震謂鈞金束矢先入官而後聽訟此在昏靡之世猶不為而謂周公為之乎

此則所謂欲加人罪不患無詞者但未嘗無說周制后夫人大饗出獻明見禮文故坊記云子曰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因之大饗廢夫人之禮則古禮今廢明有可據並非周禮倡見也若刑止五刑固是常典故名曰典刑然此外或烹或醢或釁或剕或在春秋前後多有之故左傳早有轅諸栗門轅觀起于四境諸文何曾專是秦法况周禮所云係士師誓戒之詞用之軍旅皆起是常制所以明戒尚書甘誓云不用命戮于社予則擊戮汝則族誅之刑古不多見而甘誓實有之得毋夏后氏用秦法乎至于鈞金束矢明並非汎加之聽訟之人彼謂秋官禁民訟將以禁民之以貨財相許者丙卽以貨財禁之先使之入束矢束矢者百矢蓋禁之使勿貨而非以貨為訟也其禁民獄所以禁民之以罪名相許者故卽以贖罪之重緩禁之先使之入鈞金鈞金者金三十斤亦以禁之使勿訟而非以獄為利也是鈞金束矢各有所用未嘗概施之獄訟而讀書不解妄起攻辨誤矣况易之噬嗑利用刑獄其

于六四云噬乾肺得金矢前儒亦有以周禮金矢解其義者雖不必盡合然而周禮之必非杜撰此亦可驗也

至明羅喻義攻古文尚書兼攻周禮有云書曰虎賁綴衣趣馬小尹百司庶府詩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皆中朝官也若三百六十屬盡繫六卿則王無親臣矣及讀書序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典冊赫然與大司徒並此豈為人屬者哉

此甚不通者周官三百六十官以其屬六卿而便謂非中朝官非天子親臣則今六部并諸寺府屬官皆非中朝官乎况周官三百六十屬每官六十皆指大小卿僚屬為言如後稱堂上官屬者並非虎賁綴衣趣馬小尹膳夫左右諸有名字之官予前已明言之此皆二鄭誤解後儒誤評者况天子親臣謂大臣正六卿也六卿之外凡諸有名字官並不得稱親臣與六卿並若謂太僕正與司徒並則太僕正一官之長也此親臣也至左右攜僕即屬官矣今謂左右攜僕膳夫左右皆中朝官皆不得為官屬則欲于太僕正外另開一左右攜僕衙門與太僕並于宰夫外另開一膳夫衙門與六卿並不大亂乎

但周禮之出在東漢儒者卽有林碩字孝存者謂
孝武題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
棄之惟鄭康成酷信周禮爲之條答而惜其說皆
不傳向使林說能行黨必有異于宋明之儒之攻
之者兩賢相阨不必康成是而孝存非也

林孝存存漢世未嘗有聞祇以攻周禮得名則其所
攻者自必有出人思表爲俗儒所不能道故十論七
難向亦嘗以不見爲憾及觀賈公彥疏則偶有數難
其入釋義急取驗之爲之大驚此何等人而可以難
周禮然後知周禮博大雖攻者四集而東澹西滌仍

無畔岸秦漢以後所藉之以略見周制者幸有此書
不可不察也據賈疏于春官女巫之職有云凡邦之
大裁歌哭而請載林鄭問答頗詳而惜其文多沿訛
不可卒讀夫以周官至煩重其大事可議何止什伯
而辨及女巫已可笑矣且七難未備其在隋唐間尙
能傳道周悉如此節則此一節當實可發人悟思者
而不意其言猥陋全不足道據云國有大裁歌哭而
請魯人有日食而哭者傳曰非所哭謂不宜哭也又
云哭者哀也歌者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裁謂哭則
不宜歌也又云裁而樂之將以何請孔子曰哭則不

歌歌哭而請道將何爲謂哭而歌則非所請也而鄭
答云日食異者也於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裁害不
害穀物謂日食與旱暵不同于民無困不裁害穀物
故不宜哭也裁不然也又云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
呼嗟之而歌詩云云謂旱暵之禱卽是求雨故需歌
也又云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謂原有詩歌也
又云考異郵集二十四旱云云皆呼嗟以成發氣謂
此皆大災可歌哭也又云多災哀也歌者樂也今喪
家輓歌亦謂樂非謂歌亦有非樂者也又云論語子
于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旣以哀事哭又以樂
事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此云歌者憂愁之歌如雲
漢之詩非此之譏謂論語所記者以歌哭二事恐哀
樂無常故爲戒耳今歌是憂愁則歌卽是哭非二事
也就其問答則林訕鄭仲固不待言然鄭于此答支
離逃悶殊未俊快凡林所發難不過謂雩不宜歌哭
且歌哭不宜並用耳夫雩不宜歌哭則兩言次之雩
者吁嗟之祭也吁嗟者哀嘆之發聲卽哭也月令仲
夏之月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而用盛樂盛樂者師
巫之歌舞卽歌也若夫歌哭不並用則無禮尤甚試
問其所難者伊何人巫也巫則以歌哭爲能事不讀

易乎。易之中孚曰：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夫中心相孚，有何疑貳？而鼓罷不常，歌泣並用。至于如此，以為此中孚者，上巽下兌，兌者澤也。而夫子說卦傳曰：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是內卦為兌，原有女巫之象。而六三為兌口，則正值女巫口舌，歌哭並用之際，是以鼓罷不常，歌哭雜見，則是女巫之職。正以此著周禮是文，直通周易而孝存，不知康成亦未曉盲人馬千載一轍。吾故曰：漢儒通經而未精，况後此者此非妄言也。

又夏官制軍之法，賈疏云：鄭答林頌為三萬之大數者，以實言之也。此則林難與鄭答俱不詳載，祇此一語又不可解。然推其意，大約林疑周禮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之說，謂魯係次國，當得二軍，何以魯頌有公徒三萬之文？故鄭以大數答之，謂魯原有三軍。春秋書作三軍，舍中軍者非其實也。惟三萬者，係三萬七千五百之大數，乃是實耳。實則公徒三萬，係千乘之國，每三十人為一乘之數，非軍制征軍之數。問與答俱未是也。又鄭答林頌云：軍者兵之大名，推其意似林疑周禮軍師之稱，謂古稱六師，無稱六軍者，故鄭以大名解之。此則更猥陋不足道者。春秋

襄十四年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則顯然以軍名且顯然有大國三軍之法故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而以是相難矣若國語萬人爲一軍亦舉成數而言之非有異也然而書詩易三經則禮記多引之周禮儀禮禮記三經則詩書三經並未道及卽孔孟二書其論經多矣然未有論及三禮隻字者何也

此予之所以疑此書爲戰國人書也然此書爲戰國人書而其禮則多是周禮當讀大戴記朝事一篇其中所載大宗伯典命典瑞大行人職方射人諸職全是周禮原文所差不過一二字考是時三禮未出大小二戴于儀禮則直受后蒼曲臺記立二戴之學于禮記則尚未有定當時見于西漢書府者猶有二百餘篇而周官一經則未之見也乃大戴所錄則儼然有朝事諸文在周人言周禮者與今周禮相同此豈戴德見周禮而附會之抑亦李氏上周官經時竊襲此朝事諸文而增入之也然則周禮果周制其爲周末言禮者所通見當不止朝事篇矣是以內則一篇亦有凡食視春時凡和春多酸及牛宜稌羊宜黍一十四句又有春行羔豚膳膏腳及午夜鳴則瘖十句

與周禮文全同所差不過古今文一二字間此必當時言禮家所習言習用故彼此並出全文不易斷非一人一意可撰造者况當時書多所傳禮記外原有孔氏學七十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載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典而惜其書無一存也

西河合集

大學問目

卷全

大學節次	明德親民	知止善誠意	事物	自天子節	二程子改本	知止能得	聽訟節	知止非窮理	窮物理去物欲	修身節	治國節
首節	知止節	物有節	古之二節	格物	誠意節	瞻彼於戲節	大學以誠意為本	知本知止無二知字	知善誠意即明善誠身	齊家節	平天下節

大學問目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秋晴又大可稿

文輝克有較遠宗姬潢

大學問

邵廷采

字允斯餘姚人

問在讀王文成公古文大學不得

其解近先生作大學證文示人首載不改之大學而過于矜慎不即為訓釋仍未瞭然竊不自量欲懇略作指示使天下學者並曉大意何如

曰此夫子後人七十子之徒所記其言詳且明並不容訓釋者且其中字詁惟悉備赫喧諸句稍有未辨

而毛傳鄭箋釋之爾雅引大學卽又釋之况詁字非學者意也無已則請就本文一揚誦之亦大概可睹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節言大學之道

大學不分經傳不分篇章而但有節次此首一節也言學之大者其道有兩一在明身以內之德卽後之誠意正心修身也一在新身以外之民卽後之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而其要則又在求明新之極善者而於焉止之

親民當作新民乎

先仲氏曰親新二字不相通若親民則有之學記云建國親人卽親民也故王文成直訓親字而以本文厚薄爲証然誠意章所引經皆是新民則此親字自是新字傳寫之誤本文前後不當有兩義矣惟明明二字朱氏分解則必不可分本言明明其德不言明其明德旣稱明德則不必再明若曰有時而昏則昏德可稱明德乎從來明德皆着力字康誥克明德慎罰言能明其德慎其罰也多士罔不明德恤祀言無不明其德恤其祀也卽文侯之命丕顯文武克慎明

德亦言能敬明其德與魯頌穆穆魯侯克敬其德明
明魯侯克明其德文義並同是以本文引經皆以明
字作善力字不與德屬觀其自釋詩但曰道盛德至
善言盛德不言明德可見若明與德相屬則明德為
已成之德如梓材曰先王既勤用明德又曰亦既用
明德但當用之不當又加明字矣至若明明二字古
多連文皆明而又明為稱明之意堯典明明揚側陋
言揚舉明明于側陋之中也府征百官修輔厥后惟
明明言明之至也呂刑穆穆在上明明在下言在下
者不一明也若詩則江漢曰明明天子小明曰明明

上天常武曰赫赫明明有駉曰在公明明皆兩字連
出然皆連解之無分屬者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

能慮慮而后能得此節言大學之道

乃求明新之極善而止之者其功又有兩一是知止

即知也一是能得即行也雖由知而行必歷定靜安

慮以至于有得然總是知行中節次也知必進乎行

而其中節次尤不可次故統計先後則當以知

領之

定靜安節次何如

大學

三

曰定靜安節次不過由知善以至行善事有終始學者當由此以審先後故首節次耳蓋善原有定必定而不可擾然後安于善而不遷于不善雖善惡當前皆能擇思而審處之方能有得此其功全見之誠意章內故誠意章切自歎即知善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即去不善以止於善也小人聞居為不善其不善而著其善言小人不如此善故不能安定不擾審于善以得此善也君子道盛志至善不能忘言君子惟能知善得善故令德與民而皆有以進于善也凡誠意章諸善字皆止于至善之善字宋人全不曉耳若定靜安則三字一義說文定安也增韻定靜也止也爾雅安止也疏云安靜定也惟知行有節次而定靜安並無節次朱氏以志與心身分之又何必然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節言大學之

道之事又有先後次第不可不知也

蓋明新是物有本有末知得是事有終有始知本始之當先則為知先知末終之當後則為知後此雖大學之功然即大學之道也

物是事物何為以明新當之

物有本末與後文格物物格總一物也前文訓明新而後文訓事物前後乖舛此固大繆不然者乃欲使前之明新併訓事物則更不然矣明德新民知善得善何處着事物之物若以德與民言物則他經有之周禮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言德與行與藝也禮記哀公問何謂成身孔子曰不過乎物又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言身之德與仁孝之德也易繫辭曰乾陽物坤陰物言陰陽之德也又曰爻有等故曰物言爻德也乾象曰首出庶物則言庶民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節知所先下節知所後皆疏明新之在焉

故欲知新民之必先明德則必先致其知先之知而知先之知即在量度明德新民之本末而審先後焉○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苟能量度明德新民之本末而審先後則知已至矣
知至而新民之後明德統可知矣知所後矣蓋誠意
正心修身者明德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也物
者物有本末之序也即明德新民而兼知與得以共
進于道者也格者量度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
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
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此一節格致知也

是問也則以本末終始先後瞭然修身即物物無二

本今有量本末度厚薄而猶然不知先後者乎果知
物之本修身而先後次第于以不失吾向所謂物必
有本末此即知本所謂物格而後知至者此即知至
也

如是則格物致知全在知本本文了然原不必補
但格物二字當有實義物之為德為民則諸經具
在既聞命矣若格訓窮致極其用力而此不過以
量度釋之有成說否

曰有之格來也至也則鄭康成之解格物也格廢格
也則司馬溫公之解格物也格正也格不正以歸于

正則陽明王氏之解格物也。若朱氏之訓窮致則並
無是解。朱氏欲解作窮究之義而字書無有。故將字
書格至也。之至字改作致字。而又加窮字于其上。此
固從前字書絕無。此訓而嗣後之為字書者。則因尊
朱氏而撓入之。所謂既改大學。又改字書。凡有心古
學。正當愷然動念力為訂正。以杜凡書之纂竊者。若
格訓量度則字書本義相傳造字之蒼頡。卽有是文。
唐李善註文選。蒼頡篇云格量也。度也。至古本字
書如廣韻玉篇類則皆有之。曰格量度也。

若然則鄭氏康成之以格物為來善物豈有據乎

曰先仲氏嘗言漢儒解經惟過于求據。故反有失經
義處。此正求據而失之者也。康成以為格物二字。六
經無有。惟魏志和洽傳有格物二字。然恐是後人據
大學者。此惟易繫有來物語。格來也。格物當是來物
蓋易繫曰聖人之道無有遠近。幽深當知來物。故云
其知于善深則來善物。其知于惡深則來惡物。謂當
以所來之善惡驗所知之淺深。此正本至善而驗知
止其於大學未嘗不親切。而第不知物有本末。在本
文自有之。本文之字則無容他纂一字也。

然則伊川程氏何以云有錯簡當補傳也

曰伊川未嘗分經傳也亦未嘗曰此處有錯簡當補也明道伊川皆有改本而明道所改但以康誥曰克明德至與國人交止于信移之則近道矣之下而于自天子至知之至也一段並未嘗改以為此固解格物致知無庸改也伊川所改但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移之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之下而于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亦未嘗改以為此固格物致知之解不得改也特伊川之意其移聽訟節至此者妄臆聽訟節之此謂知本與此節之此謂知本兩本重出此必脫簡在誠意章者因將誠意之聽訟知本移之此節此謂知本之上使聽訟之此謂知本與此節之此謂知本兩句相接而於是去其一句曰四字衍文此實無理多事之極然其意正欲去誠意章之知本以歸此格物之知本其所衍者係誠意知本非此知本也且非謂此知本之下知之至也之上又當增所謂致知在格物一段也伊川祇曉修身為家國天下之本而不曉誠意為修身之本因去誠意一本字朱氏不惟不曉誠意為修身之本并不曉修身為家國天下之本而併誠意一本修身一本而並去之而以之誣程氏程氏其妄之乎

然則知本知至明見本文前人何以並未及之
曰豈無及之者而朱明成祖祇尊朱氏敕詞臣纂大
學大全性理或問一以朱氏章句為功令非朱氏章
句雖聖人之言勿令雜入則焉得有舊本解矣然猶
有偶存者朱黎立武號元中子作大學發微有云格
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也先後之
知明魏文靖公講學佗山亦云格物格本末之物致
知致先後之知又王心齋氏孫陽明高弟亦云格物
有本末之物致知所先後之知
然則格本末知先後即可以誠意矣乎

曰即可以誠意矣向亦惟不知新民本修身修身本
誠意無下手處耳既知之則誠意要矣可下手矣又
何待乎故急接誠意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
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
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
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
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下四節皆
解誠意

吾向所謂知止善而得止善者正以爲知行並進誠意之學也故欲誠意而不知善與惡謂之自欺知善與惡而不能去惡如惡臭爲善如好色則不能自慊是以能知能行知善得善慎其獨以誠其意者君子也小人不然也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反小人而爲君子則明德之止善在于此詩言可驗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新民之止善亦在於此詩言可驗也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曰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
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弟人父止於慈與國
人交止於信

蓋明新止善總在此誠意中也者人言皆可驗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
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吾向謂修身爲家國天下之本今而知誠意又修身
之本也子言又可驗也乃自子言出而前所謂致知
在格物格物在知本者又在於此故又曰此謂知本
則是誠意知本與修身知本本末兩見其不宜妄

改明矣特大學無經傳無篇章而但有次第則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至此謂知之至也是解格物致
知何則本文自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句則不
必又分章曰此章釋某而其釋某者自在也然而
誠意在先則有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誠意在後
又有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而此祇概曰誠意而
兩不之及又何也

此正所謂大學惟誠意也此正所謂修身爲新民之
本而誠意又修身之本也致知雖在前而知止能得
卽誠意中事也心身雖在後面心廣體胖不必與誠

意作轉關也。故大學祇誠意而明德新民與止於至善。凡心身家國天下道學。自修恂慄。赫喧賢親樂利。前王不忘。總該括其中。而賢賢者尚欲取而分析之。此豈知大學者乎。故知至在知本。修身在正心。皆有先後次第。而惟誠意則絕去轉關。其次第一若自明自新。全不必與先後較功候者。此所謂本也。故曰大學有兩本而總一本。以修身之本。統歸之誠意之本。而世不知也。

然而誠意之中原有知得兩事。知止能得。卽是知行。莫非聖學。首功原以窮理爲始事乎。

曰窮理二字。出自大傳。大傳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本言易理精深。當推陰陽之理。盡繼善之性。以進于天命。非謂事物之理。便可窮之。至性命也。夫推陰陽之理。旣非首功。卽窮事物之理。亦非始事。故漫以此當格物之義。而大學格物。並不如是。則亦可以已矣。今又曰窮理卽知止。則知止者。知止善也。未嘗知事物之理也。若是知事物之理。則所云能得者。將得事物之理乎。抑得止善乎。若窮事物之理。而能得止善。則求衣得食。世無是理。若欲得止善。而又須知止。則在事物少一得。而在止至善又多一知。將知得兩截。

求知與求行俱岐路矣。向之知物理以行誠意與今之窮物理以得止善亦又何異所考求者在河源而其所行者乃在江漢則斷港絕流無一而可故大學首功全在誠意而知止得止即在誠意中見之無兩層功夫其所云知止不過欲得心意中之至善而知之故曰毋自欺所云能得不過去心意中之不善以求止于善故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知者此善得者亦此善不欺者此善自慊者亦此善夫然後知行始一串也夫然後知止當始誠意當先皆知本中事而大學首功有一致無兩岐也是以小人不善君子至

善明明以止于至善與知止能得直合之誠意之中而宋人質質茫然不識用功之何在因之衍知本補格物析誠意章之瞻彼淇奧前王不忘移置之知止之下坐使知止與誠意分作兩事以致止得背馳知行首鼠而不自知其大謬也蓋知止知字極淺但識得理欲耳理欲即善不善也惟但識理欲故一知而即有一定之善與一定之不善而心亦遂靜而不擾安于善而不遷于不善即心之所發與事之所來皆能審處而一以至善為歸則得善矣向使窮物理則即凡天下之物紛然曠然能定乎能靜安且慮乎不

大學問

三

惟不得且當得何物此非學人之言也

然則止一知耳誠意之知止與格物之知本知先
後有兩知乎

正惟知止之知字極淺故雖屢言知而皆得以一知
應之知止此知知本知先後卽此知也譬之治水知
止者知河之有源也知本末者知河源之始積石而
終九河也知先後者知治河之必先用積石以至龍
門而後可由九河以至於海也夫知河有源與知河
源之先積石而後九河有二知乎今欲求河源所在
而乃遍求之六合之外八荒之內江漢淮濟沂渭滎
洛三江九澤千流萬派之紛曠而以為能知河源則
雖千知萬知吾未見其能得也况朱氏所謂窮物理
者必刻求其盡謂十物窮九物猶可十分窮九分卽
不可則卽一物而終身窮之有餘矣嗟乎人壽幾何
予向以奔走時多學問時少但思窮六藝而日不暇
給一藝未窮而陰已薄西山矣况窮盡事物何止六
藝朱氏乃以此爲大學首功則極終身之學尙未得
進誠意一步而究之鹵莽裂卽六藝文字而其所
詮釋一往有誤則不惟十物無九物而一物並無十
分思以入大學不其難乎

然而朱氏之窮物理與陽明王氏之去物欲皆非
大學而先生每以陽明之去物欲爲近道抑又何
也

曰去欲之非大學者非大學格物耳其於大學之誠
意則未嘗有非也誠意與格物相去不遠雖不當以
格物之功侵入誠意然略一審量並無他功故陽明
又以孟子良知當致知之知正謂其知本自然耳猶
言善惡人所共曉耳祇爲格物致知本文自有而去
欲存理又誠意止善中事故口均非大學若其爲聖
學首功則何嘗誤乎少時習朱氏之學一意窮理乃

不幸而丁年遭亂避難奔走嘗宿嵩山土室中夜起
傍徨謂年幾三十餘而六籍未窮前途悵悵何日是
返躬爲學之時四顧流涕及過廟市聞賀凌臺先生
之教受不改大學恍然曰如是乎乃立反之身不問
行住坐臥且不分心意先後與誠正次第每心有所
發必使之有善而無不善不發則因而存之然存非
把捉之謂一把捉卽桎梏矣孟子曰心勿忘則存之
法也第存發無時時而發卽使之止善時而存卽勿
措勿亡不禁其不發亦不强使存初覺發時多不發
時少且每發于不及覺久之而多寡渾然又久之則

知所發矣。初亦不覺惡多善少。且亦無大惡。祇此自
私。自利之心。必不能去。久之則私利漸消。又久之而
無私無利之心。生矣。故吾謂去私存理。是兩層功夫。
當其去私時。隨即見理。然此是去私境界。非存理境
界也。必積久之。於未嘗去私時。而理恆自見。此是
存理。此方是三月不違。與月至日至境界。所以論語
克己復禮。易傳閑邪存其誠。是兩層未氏謂才克
己。便復禮。此信口解書。非體驗之言。若致知誠意正
心。則一時並用。並無三層心。有存發而知。即行于其
中心意。知三字。開解不得。故大學次第亦約略言之。

原不分別誠意之前。未嘗有誠意。先致知之。文誠意
之後。又未嘗有正心。先誠意之解。但釋誠意而致知。
正心。總該括其中。此是實境。是以陽明將致知誠意
連作一片。去物欲。致良知。併作一事。固實實見功之
言。然亦是深體大學誠意一章之言。非有錯也。特欲
平天下。則誠正之後。全體大用一齊了徹。祇其中行
事煩瑣。又當讀書稽古。以相考証。此則幼而學。文長
而博。習皆修身中事。雖不必與誠正先後截然分劃。
然大學次第。則終在誠正後耳。

先生言至此。直是千聖相傳之用心。明快極矣。雖

聾夫聵子亦曠然矣。但又有請者：大學是正心，今先生言存心，又何也？

曰：古無正心法，存即正也。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孟子言求放心，言存其心，皆是存心。故大學解正心曰：心不在焉，夫以心不在為不正，則心在非正心乎？是以論語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夫不違仁者止于善也。三月不違則存而不去也。孟子求放心，即存心也。曰：集義所生則止，善而至定靜，故心不動也。向習朱氏章句時，覺大學中庸齟齬不合，今始知大學之首功在知止，善中庸之首功在明善。大學之本事在誠意修身，中庸之本事在誠身。大學之下手在慎獨，中庸之下手亦在慎獨。大學之慎獨由隱微而達顯，見故自心身而推之家國天下；中庸之慎獨則由顯見而返隱微，故自天地萬物大本化育以溯之不動。不言無聲無臭，是一通大學而凡前聖後聖孔顏思孟之所言無一不徹，豈非快然。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節此

解正心修身

自此以後至末朱氏大學本與不改之大學本其文並同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至此謂身不修不可以

齊其家此節解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至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節解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至以義為利也此節解治國平

天下

程氏明道以詩云瞻彼淇奧至此謂知本伊川以詩云瞻彼淇奧至此以沒世不忘也移之辟則為天下僂矣之下詩云股之未喪師之上餘並同

